



資治通鑑綱目第八

起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  
盡丙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凡二十四年

亥癸

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言

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  
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  
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  
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與  
眾女並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  
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以  
為天下母  
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宅莽奏吏民車服田  
太后從之  
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  
奴婢品制立官稷郡  
國縣鄉皆置學官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

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

數百人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

莽白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宇復教令  
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  
章以為莽好鬼神可為變恠以驚懼之因推類說令  
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  
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  
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  
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  
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葬之莽  
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  
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  
素剛直臣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  
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  
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  
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  
於遼東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二月遣

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遣太僕王惲等八

人行天下觀風俗○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初陳崇張

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  
書者八千餘人復請如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  
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  
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  
太夫人號功顯君封子男二人為侯加后聘合為一  
萬萬以明大禮莽稽首辭讓不聽及起視事上減召  
陵黃郵新野之田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  
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  
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  
宮中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  
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  
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  
等輟訟慚作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  
下奏可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詔太師母朝十  
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  
養物官屬按職如故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人  
 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籍文字  
 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  
 後千數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詩禮孝經孟  
 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理考之王者鄉  
 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孝經以外朝猶後世大朝  
 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  
 會之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室重  
 屋之說則豈可盡信乎若靈臺則詩與孟子言之亦  
 燕游之所耳若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也獨詩有之  
 曰於樂辟雍又曰鎬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  
 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  
 也此二詩者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  
 遽及學校之政也況其上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  
 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  
 所本而云也泮水之詩亦未有以見其為學校者獨  
 取匪怒伊教之一徵能治河者百數其大略異者關  
 言以為證則未矣

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  
 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  
 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氏室韓牧以為可  
 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  
 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淺數百  
 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  
 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  
 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  
 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  
 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  
 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  
 兩便時莽但崇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尊孝宣廟  
 空語無施行者

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置西海郡

莽自以北海匈奴東致海外南

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使多持金幣誘塞外羌  
 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  
 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不蠶自  
 繭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獻地內屬乃奏以為

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分  
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各位  
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  
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  
吏不能紀矣

五乙

五年春正月裕祭明堂○復南北郊三十餘年間天

置宗師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夏四

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五月加安漢公莽九

錫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

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

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冕衣裳瑒瑒瑒瑒瑒瑒

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白圭贊

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封王暉等八人為

列侯王暉等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造歌謠頌功德

為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

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甄豐劾闕造不祥穉絕嘉

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捷仔弟也太后曰班穉後

宮賢家我所哀也闕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謝願歸

相印入補延陵園郎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官無獄訟

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

象發定陶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秋八月太師

大司徒宮罷莽奏恭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后

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恭王母丁姬

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  
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  
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又隳壞恭皇廟冷褒  
段猶等皆徒合浦徵師丹封義陽侯月餘薨馬宮嘗  
與議傳太后謚至是為莽所厚故追誅前議者而獨  
不及宮宮內慙懼上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帝益  
書自言詔以侯就第

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  
莽作策請命於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殿  
勅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斂加元服  
葬康陵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襄善顯功以自  
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  
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平晏為大司徒○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

安漢公莽居攝踐祚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

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  
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  
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  
羣臣皆以為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  
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  
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  
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力不  
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  
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  
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丙寅

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三月立宣

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勳之孫顯

為上相最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眾侯劉崇

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

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五月太皇

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

海內太后乃詔莽冬十月朔日食○西羌反西羌麗

朝見稱假皇帝帝帝

道于居文堂

道監國司

五

午

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莽遣兵擊破之

丁卯

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

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

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桀起兵應

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

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捍國難

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

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

名猶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璜結謀勒

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璜結謀勒

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

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

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

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

義者乃國社稷

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

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甲卒

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桀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

將軍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

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

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論天下以

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

死竟不得信

戊辰

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

王綏等擊趙朋

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治校軍功依周制爵五等

以封功臣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各曰附城莽於是自

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母

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母

不在哀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

縗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

通鑑綱目卷八

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莽遣兵擊破之

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

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

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桀起兵應

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

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捍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

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甲卒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桀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眾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論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戊辰 初始 元年春地震 ○ 三輔兵皆破滅

王綰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

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治校軍功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各曰附城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母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母不在哀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纁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



令孫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司威陳崇奏莽兄子  
光殺入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  
嫂撫兄子為名及後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  
悖虐復以示公義焉

事母言攝

劉京言齊郡新井扈雲言巴郡石牛臧鴻  
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莽奏壬子

冬至巴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前殿臣與太保舜等  
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  
帝符臣莽敢不承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母  
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  
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俟十二月哀章  
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

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  
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

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日昏  
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  
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謂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  
下書曰皇天上帝隆顯大祐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

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  
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  
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時以孺子  
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

舜論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  
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  
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况  
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  
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

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已死欲與此璽俱葬終  
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  
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  
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  
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

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  
綬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  
皇太后莽從之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  
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毋饗  
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  
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

授莽婦人  
之仁悲夫

巳巳

新莽始建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

定安太后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

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

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

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

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定安第置門衛

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按金匱封拜其黨

與莽按金匱封拜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邯

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求

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

以示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皆為公王子侯皆為子

神馬王二十二侯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承平之

業一朝有之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濶

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

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

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敬王謚濟

北王安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姓媯陳田王

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

如禁剛卯金刀卯金刀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

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夏  
五月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莽禁不得  
買賣田及奴婢聖制廢井田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  
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制於民  
臣顛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滅輕  
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豪民侵陵分田  
劫假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  
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

通鑑綱目卷八

通鑑綱目卷八

七

餘田予九族鄉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魍魎  
 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胡氏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  
 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飢寒如在己故均  
 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  
 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  
 年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  
 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井無  
 以使民興於廉也又况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  
 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  
 莽所嘗為而秋遣五威將帥班符命更印綬將遣五威  
 指以為非也

庚午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五威將帥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

冬靄桐華大雨雹

重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班固曰漢興懲秦  
 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  
 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  
 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  
 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木  
 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  
 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  
 而藩國自析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  
 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  
 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  
 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  
 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  
 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顛作  
 威福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  
 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轂立五  
 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摧酒酤

劉秀言

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莽遂於長安及洛陽  
 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  
 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司平民賣物不售  
 者均官考驗得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  
 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  
 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  
 銀連錫鳥獸魚鱉畜牧桑蠶織維紡績補縫工匠醫  
 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  
 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真敢不自占自占  
 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羨和魯匡  
 復奏請推**匈奴擊車師戊巳校尉官屬殺尉應之**莽  
 酒酤從之**匈奴擊車師戊巳校尉官屬殺尉應之**既  
 班四條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  
 匈奴責稅收酋豪縛創懸之酋豪昆弟共殺匈奴使  
 單于聞之發兵攻擊毳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  
 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  
 不遣及五威將帥至匈奴易單于故印文曰匈奴單  
 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再拜解故印紱奉  
 上將帥受著新紱不解視印至夜右帥陳饒曰單于  
 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不如

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  
 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白將帥曰漢諸侯王  
 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  
 印將帥示以故印單于知已無可奈又多得賂遺即  
 遣弟隨將帥入謝將帥還過左地見烏桓民多以聞  
 詔匈奴還之單于重怨恨乃遣兵萬騎以護送烏桓  
 為名勒兵朔方塞下莽遣兵擊之當出西域車師後  
 支遂將眾二千降匈奴單于遣兵與共擊車師殺後  
 城長傷都護司馬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等殺校尉  
 將人眾**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孫建奏陳良終  
 降匈奴**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孫建奏陳良終  
 將軍亡入匈奴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  
 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等三十  
 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更號定安太后曰黃**  
**皇室主**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  
 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十二月靄莽改匈奴單**  
 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

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富欲立威

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率十二

將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

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更作

**寶貨** 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

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

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

錢五十二品盜鑄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

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

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

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

**菜甄尋丁隆等數百人**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

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蜀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開姦臣作福之

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驗治非

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

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

等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

萌出於劉慶謝蹏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

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成

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

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巳豐素剛彊

莽覺其不說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

未辛

三匈奴諸部分道大寇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

將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

子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

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咸走出塞傳送助登長

道符居放堂

通鑑綱目卷八

十

唐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  
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  
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  
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  
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  
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  
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  
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蠹之而已故天下  
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  
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  
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  
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  
天下北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  
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  
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  
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  
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  
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

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  
風多齋釜銀薪炭重不可勝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  
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身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  
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  
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  
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  
臣尤等深入震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  
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  
郭始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遣中郎繡衣執  
法分督之皆乘便爲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  
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  
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莽太師王舜死莽自  
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莽太師王舜死莽  
後病悸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莽  
寢劇死使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爲太子師  
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  
以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近父立門外勝稱病  
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

走... 聖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勅以棺歛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喻麋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

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班固曰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 瀕河郡蝗生○河決魏郡 詡好遊不汗絕紀唐矣 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甲壬

四年春莽殺匈奴順單于登 莽邊將言虜寇皆咸定東

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

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以圖

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

困乏至有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

偏作者 吏絀為姦天下警誓陷刑者眾莽知民愁

度又不定 刻賦歛重數 西南夷殺牂柯大尹貉人入邊將初五威

通鑑綱目卷八

通鑑綱目卷八

三

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然怒莽諷牂柯大尹周  
歌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邯邯擊之不能服莽又  
發高句驪兵擊匈奴不欲行疆迫之亡出塞犯法為  
寇嚴尤奏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匈奴未克夫餘歲  
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  
騶至而斬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西南皆亂莽志  
方盛以為四夷不足  
吞滅專念稽古之事

癸酉

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  
文母絕之於漢乃隳壞

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寔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  
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  
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  
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  
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  
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  
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  
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  
烏孫大小昆  
世世獻登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

彌遣使入貢

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欲得烏  
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

使上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  
諛故屈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  
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  
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焉者殺莽都護但欽  
積失恩信焉者先叛  
殺欽西域遂瓦解  
十一月彗星出○匈奴烏珠留  
單于死烏累若鞮單于成立  
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  
常欲與中國和親見或

甲戌

元年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

莽下詔  
將以是

歲行巡狩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  
行先遣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三月晦

日食○莽策免其大司馬逮並

莽自即真尤備大臣  
有言其過失者輒拔

擢孔仁等以敢擊  
大臣故見信任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黃霧

道子居文堂

通鑑綱目卷八

四

崔



四塞○秋七月大風雷雨雹風拔木飛北關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州牧分六鄉

六尉六隊六郊六服總為五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

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北邊大饑人相食莽

與匈奴和親匈奴求和親莽即遣使賀單于初立給

聽命莽燒殺之會緣邊大饑人相食莽乃徵還諸將

罷屯兵單于實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家故事然內

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

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黠民共為寇譬如

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益州蠻夷殺

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莽復申下金銀

其大尹莽發兵擊之○莽改錢貨法龜貝之貨頗增

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于刑

亥乙年春民訛言黃龍死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莽改

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莽改單于號單于貪莽金五

原代郡兵起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

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

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

國者並乘權執傅相舉奏又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

今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

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

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眾事又好變改制度

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

既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

尾電殺牛羊

北邊大饑人相食

益州蠻夷殺

龜貝之貨頗增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莽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

丙

三春二月地震莽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

許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

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大雨雪雪深一丈竹柏

或夏莽始賦吏祿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

祿又曰古者歲豐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時

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品即有災害以

什率多少而損膳焉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

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食祿者以

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

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

給長平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莽羣臣以岸

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秋七月晦日食○

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

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雋蠻亦殺其太守莽

擊蠻者疾疫死十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伍益州虛耗

而不克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

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

復大賦歛就都大尹馮英言今調發諸郡兵穀訾民

什取其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

賞莽怒免英官越雋蠻夷任貴遂殺太守枚根自立

為印莽遣五威將王駿出西域焉者襲殺之莽遣駿

李崇出西域諸國郊迎送兵穀焉者許降而

聚兵自備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莽好空言慕古

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秋鑄威斗以五石銅

賦菁茅四色之土用慰喜封者為之若北

斗欲以厭勝象兵司命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

負之出在前入在旁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莽復下詔

申明六筦為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

耕桑繇役煩劇而早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綠莽禁

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

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侵淫日廣臨淮

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

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飢饉民

通鑑綱目卷八

通鑑綱目卷八

八

衆入野澤掘鳧茨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諸二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衆皆萬人莽遣使者赦之還言盜解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寅戊

五年春北軍南門災○莽以費興爲荊州牧未行免以莽

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筮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潤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吏以不怒免典官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

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莽孫宗自殺宗自畫

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

服天子衣冠莽大夫揚雄死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

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

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

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好古樂道欲以文

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

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鉅

鹿侯芭師事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

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

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

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尹

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琅邪樊崇起兵於

以崇猛勇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逢安徐宣謝祿

揚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

刁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充莽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

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尸道臯若鞮單于輿立

卯巳

六年春莽立須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莽遣王歙  
長安立為須卜單于大司馬嚴尤曰當在右部單于  
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大助也今迎置長安藁街一  
胡人耳莽不聽而匈奴寇邊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  
男及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  
欲以擊匈奴輔立當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  
養軍馬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  
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  
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  
窺匈奴莽輒試之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  
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以為後先  
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大司馬空史范升奏記司  
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說為  
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踵循敗  
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  
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斛至數千吏  
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

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  
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關東饑旱時饑旱連年刁子都等  
黨眾浸多至六七萬

辰庚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莽下書曰方  
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於是出軍行師敢  
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秋七月大風毀  
莽王路堂○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黃帝廟方  
四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

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適求等謀覺連及郡國  
豪傑數千人皆為莽所

殺莽更鑄錢法莽以私鑄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  
輕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

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由是犯者愈眾以  
車鎖頸傳詣長安鍾官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

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  
襖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又以

道守書收堂通鑑綱目卷八

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楮  
藩汗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勅公卿思與厥齊  
封尊為收郅惲繫獄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  
平化侯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  
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巳辛

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秋隕

霜殺菽○關東大饑蝗○莽毀漢高廟莽惡漢高廟

武士入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神靈遣虎賁

湯楮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南郡秦豐兵

起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

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

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偽以媮

各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

士疑惑張邈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

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

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

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為五原卒正莽以田况

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匡為五原卒正莽以田况

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

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

關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閩中兵而死賊非敢欲

殺之也而莽終不論其故是歲荊州牧討綠林賊王

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

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

中至有五萬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  
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因下書責七公  
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疆  
督茲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  
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  
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  
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羣盜偷宄不過  
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  
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救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  
養善民急捕盜賊有罪於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  
曰飢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

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  
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  
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  
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  
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  
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  
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  
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  
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  
又不能躬帥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衰傷徒費百  
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  
詐滅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萬餘人此盜賊所以  
多之故也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  
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  
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  
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  
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  
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遣使者賜况  
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况去齊地遂敗

壬午年三月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

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初樊崇等眾既浸盛乃相與為約殺

人者死傷人者償創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

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鏡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

我卒如田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莽遣其將軍嚴

况之言尤陳茂擊之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王

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蝗飛蔽天○流民入關者

數十萬人莽聞城中飢饉以問中黃門王業業曰皆

居民食咸如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新市王匡等進

牧廖湛復聚眾千餘赤眉破廉丹誅之莽以詔書讓

人號平林兵以應之廉丹丹惶恐

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臣丹引兵進戰兵漢宗室劉縯敗臣走舟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

**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初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略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嘗過穰人蔡少

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欲以立秋梓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春陵子弟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大破之**  
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振

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漢兵與莽

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

重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敗

兵十萬南臨泚水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解去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與秀俱造其壁曰願

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

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

真主也縯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言之

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

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

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

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下

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

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

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

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

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

癸未

始元年

更

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清

陽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

城略地移書稱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

說莽聞之始懼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

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

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

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

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

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

道守居放室

通鑑綱目卷八

三

唐



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印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朔設壇場於清水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公卿以續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由是豪桀失望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計之秀復為圖畫

成敗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輞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劉歸德侯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

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  
 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  
 人從諸將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  
 陣勅諸營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  
 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  
 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  
 涇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  
 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  
 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  
 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黃  
 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偏於天下劉秀徇賴川焉  
 異以五縣降劉秀復徇賴川屯兵中車鄉郡掾馮異  
 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  
 言語舉止非庸人也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  
 遂與萌率五縣以降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  
 大將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  
 更始除之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

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  
 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誅  
 之續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父  
 城馳詣死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  
 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  
 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  
 武信侯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謂涉曰西門君惠  
 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其骨肉舊臣董  
 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  
 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  
 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鰓魚讀軍書倦因馬几  
 寐不復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  
 就枕矣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  
 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囂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  
 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  
 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安定大  
 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  
 皆下公孫述起兵成都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永南  
 趙守居故堂通鑑綱目卷八

陽宗成起兵徇漢中以應漢眾數萬人述遣使迎之  
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桀曰天下同苦  
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令百姓  
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者  
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眾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  
為將相玄遣兵擊之殺望誅尤茂○遣上公王匡攻  
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開關迎  
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共誅莽傳首詣  
宛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  
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西拔湖莽憂不知所  
出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  
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悲哀者除以為郎  
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  
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賜九虎士人四  
千錢眾重怨無鬪意至華陰回谿匡曄擊之敗走曄  
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

度渭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  
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  
下爭欲先入城莽放囚徒授兵殺稀與誓曰有不為  
新室者祀鬼詔之使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眾兵  
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  
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  
掖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緝袍服持虞帝匕首  
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  
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欲阻池  
水眾共圍之下舖時眾兵上臺苗詵唐尊王盛等皆  
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人分莽身節  
解鬻分之就持請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  
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鄧曄入長安趙萌申屠建  
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  
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  
舌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  
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  
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

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執險  
於桀紂而莽曼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  
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  
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若秦燔詩書  
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皆聖王之爾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冬十  
月玄北都洛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  
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  
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  
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郡國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  
谷太守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  
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  
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  
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以  
命召况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

彭寵為漁陽太守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韓馮

太守以漢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

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

莽廬江

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玄封劉永為梁王

永故

立之子也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更始欲令

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

劉賜為丞相令入關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

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

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

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  
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  
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德加於四海禹得

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巳。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當其才。秀。自。獨。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父。飢。渴。易。為。克。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謂。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冀。劉。林。自。結。納。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

殺之邯鄲。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徇下幽冀州郡響應

甲申

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二月。玄遷都長安。三

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恚。首。刮。席。不。敢。視。者。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封。諸。功。臣。遣。大。司。馬。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

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東。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

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為王以鮪為膠東王鮪辭不受乃以為左大司馬使與李軼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

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言者。更始怒。拔劍擊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將軍李淑上書切諫  
 更始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  
 交錯不知所從由是徵隗囂為右將軍更始徵隗囂  
 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徵隗囂為右將軍及其叔父崔  
 義等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大司馬  
 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大司馬  
 秀以耿弇為長史耿光遣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  
 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  
 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  
 騎以麟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  
 滅不父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  
 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  
 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懷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  
 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  
 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  
 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  
 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  
 薊城反應王郎  
 城內擾亂於是

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蕪亭時天寒馮異上豆  
 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  
 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嗥沱河候吏還白  
 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  
 還即詭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度未畢  
 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  
 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  
 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  
 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郡國皆已降王  
 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  
 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  
 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  
 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變驚動三  
 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  
 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執  
 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  
 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子  
 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入秀  
 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  
 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

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  
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  
秀秀皆以為將軍眾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  
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  
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植說降  
之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皆下擊斬  
王郎將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大司馬秀  
李暉  
以賈復祭遵為將軍漢中王嘉既克延岑有眾數十  
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  
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  
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  
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  
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  
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  
法尚殺之必玄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初王莽  
不私諸卿也宣吏欲殺其子永上黨太守苟諫保護之得全更始  
徵為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將軍屯

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大司馬秀拔廣阿大司馬秀  
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引兵東北  
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  
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  
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  
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耿弇以上谷  
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  
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亂耿弇  
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說其父况擊邯鄲時王  
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多欲從之寇恂  
曰邯鄲拔起難信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  
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遣恂約  
彭寵寵吏吳漢蓋延王梁亦上勸寵從秀會恂至乃  
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攻薊殺王郎將趙闕  
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弁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承郡中山鉅鹿清河  
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丹問  
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

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秀自登城問之弁拜於城下  
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  
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  
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皆為偏將軍  
加况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  
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更始遣尚書  
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  
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大  
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耿  
純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  
鄲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  
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  
子輿者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  
去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  
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  
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  
文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獨屏樹下故軍中  
號曰大樹將軍  
玄立大司馬秀為蕭王  
立秀為蕭使

王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  
韋順蔡充為上谷漁陽守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温明  
殿耿弁入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王  
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弁曰王郎雖破  
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  
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萬人所向無前  
聖公不能辨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  
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  
耳何以言之弁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  
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  
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  
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  
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  
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微始貳於更始矣  
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眾南徇河內降之  
是時諸  
百萬人所寇掠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弁俱為大  
將軍持節北發幽州突騎苗曾勅諸郡不得應調漢  
收斬之弁到上谷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王擊銅  
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

道守書文  
道監綱目卷八  
唐



趙胤是初堂  
與不敢自私自王益重之王以朱浮為幽州牧治薊銅

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來與

其餘眾合王復與戰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

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

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赤眉別

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王

擊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謝躬數欲襲王未發

至是率兵數萬還鄴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大敗王公

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還漢等斬之其眾悉降

**孫述自稱蜀王**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

蜀王成都成都**冬赤眉西攻長安**赤眉雖數戰勝而疲

民夷皆附之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既入潁川遂分

崇等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既入潁川遂分

二部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

匡等分據河東**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

弘農以拒之

**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蕭王將北徇燕趙

度赤眉必破長安

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

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王以河內

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

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

恂河內太守請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

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

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玄以**

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西乙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春正月方望以前定安公**

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之○赤眉至弘農玄遣

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田戎陷夷陵轉寇郡縣

道守居文堂

通鑑綱目卷八

三

惠

兵擊之大敗赤眉進至湖○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

號元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敗之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

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玉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乃定

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

至無所得因掠取之賊朱鮪殺李軼攻温平陰馮異寇

恂擊破之馮異遣李軼書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

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軼

閉門不救異以白王王報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

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朱鮪聞之使人刺

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將攻温自將攻

平陰以綴異寇恂聞之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

温軍吏皆諫宜待眾軍畢集乃出恂曰温郡之藩蔽

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而馮異遣救及諸

縣兵皆至奔擊破之興亦度河擊走鮪與恂追至洛

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

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社何宜

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不

聽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大破之王引軍還薊復遣

破散略盡賈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

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

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六月蕭王即皇帝位

改元大赦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不聽到南平

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

乃即位鄧禹擊定河東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

於鄗南禹擊斬之長安亂玄奔新豐張印與諸將議曰赤

遂定河東如掠長安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

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

軍振以拒赤眉印與申屠建隗囂合謀欲共劫更始

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印等勒兵燒門

入戰更始大敗囂潰圍走歸天水更始奔新豐復疑

王匡等與印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匡懼

將兵入長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進至華陰軍中

安與印等合陽景王誑言王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方望弟陽

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

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

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先是赤眉掠故式侯萌

之子恭茂盆子恭少習尚書隨崇等降更始復封式

侯在長安茂盆子留軍中屬卒史劉俠卿主牧牛至

是求軍中景王後得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人崇

曰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為三札置笥中書其

一為符曰上將軍於鄭北設壇塲大會列盆子等三

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

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

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猶朝夕

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秋七月以鄧禹為大

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鄧侯食萬戶禹時年二

十四又案赤伏符以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識文用孫

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

境賴以全徵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鄧禹度河破左

輔兵禹渡河入夏陽更始左輔都尉公帝如懷遣吳

漢等圍洛陽○八月玄復入長安更始攻王匡張印

匡等敗走更九月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赤眉入長

始乃復入

道守居文堂

通鑑綱目卷八

崔

更始於渭濱將相皆降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劔格死

封玄為淮陽王詔敢賊害者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

侯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

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

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

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

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

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

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

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

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與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

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

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

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

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

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

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

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

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司馬公曰光武即位之初

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於草萊之中實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

長蓋由知所先務也

而得其本原故也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

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

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自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陽王降於赤眉

更始遣劉恭請降於赤眉赤眉將殺

蔡戟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淮

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

蕭廣縱兵暴橫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

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

日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

蕭廣縱兵暴橫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

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

日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

蕭廣縱兵暴橫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

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

日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

蕭廣縱兵暴橫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

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

日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

蕭廣縱兵暴橫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

救更始封為長沙鄧禹引軍屯柁邑劉盆子居長樂宮

王恭常擁護之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

知所歸聞鄧禹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

負以迎軍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髻戴白滿其車下莫不

持節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

感悅於是各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

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

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

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

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

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十一

軍北至柁邑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月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

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使謝祿縊殺之劉隗囂據

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隗囂歸天水復聚其衆自稱

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援為布衣交以范逡為師友

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楊廣王遵周

宗行巡王元為將軍虓虓之屬為賓客各震西州授

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

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

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

與決籌策虓竇融累

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

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

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

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

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

始敗相與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

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  
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由是羌胡  
震服親附盧芳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  
流民歸之

為漢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為上  
將軍馮

令尊事我乃使騎迎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

惛反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又不進兵賜書責之禹  
惛宗歆守拘邑爭權相攻惛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

使以聞帝問使人惛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報

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惛歸罪鄧禹承制以隗

囂為西州大將軍馮惛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  
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

囂為西州大將軍得田邑以上黨降帝遣劉延攻天

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即拜上黨太守帝

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繫大

伯遣使馳至長安  
安詢問虛實

丙戌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

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

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所致願乞

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

涕泣嗟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

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

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

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遣吳漢等破檀鄉賊於鄴東

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刁子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  
賊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史李熊弟陸謀反賊迎之或  
以告太守銚期期召問熊熊首服期曰為吏儻不若  
為賊樂者可往就之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請  
城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九將軍擊檀  
鄉破之十餘萬眾皆降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  
諸營保悉平邊路流通

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  
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  
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  
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  
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使郎中魏郡馮勤  
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  
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事皆令總  
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起郊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  
立郊兆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長安城中糧  
宮室悉殺掠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鄧禹入長安入  
號百萬轉掠而西遂入安定北地  
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鮑  
永來降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  
曰卿眾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  
然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

不愧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  
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  
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  
空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既而赦之以為中郎  
將北守箕關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  
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  
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  
失其常度帝恠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  
罪也帝改容謝之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  
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  
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  
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漁陽太守彭  
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  
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快快幽州牧朱  
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

倉穀廩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數諸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延岑復反漢中其使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破之更始諸大將是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疆死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睢陽遣吳漢擊宛宛王賜降賜奉更始妻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子帝以貴人陰麗華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賈復部將殺入於潁川太守寇

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八月帝自將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征五校降之○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帝遣鄧隆助朱浮討

彭寵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執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蓋延圍睢陽浮不能救

永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青徐與戰大破之永走保湖陵延遂定沛楚臨淮



羣盜張步等降

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羣盜聞

隨隆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謁

漢軍與諸賊合從

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

利走雲陽延岑屯杜陵

赤眉引兵欲上隴隄遣將

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汗辱

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冬遣將軍岑彭王

常等討鄧奉

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

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

還京師

鄧禹自馮惜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

代禹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

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

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

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御本能御

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

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司馬公曰周頌曰鋪時澤思

我徂惟求定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

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

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

憂也無得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

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三輔大饑赤

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三輔大飢城郭皆空遺民往

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衆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

屯新安耿弇屯宜陽勅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

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綱目第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九

起丁亥漢光武帝建武三年凡四十九年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馮異與

赤眉戰敗績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

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

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

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

遂大戰移日軍潰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

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

四騎脫歸宜陽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

卒堅壁自守延平陳氏曰鄧禹以枸邑付之愜歆其  
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慙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  
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立四親  
廟於洛陽祀父南頓君以鄧禹上大司徒印綬以為

右將軍○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勒軍  
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  
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  
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  
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  
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  
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  
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  
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  
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  
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維水令盆  
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  
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  
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  
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  
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二月劉  
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殺之劉

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  
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  
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  
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  
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  
以臣隆爲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  
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延平陳氏曰伏隆  
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  
之言所以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涿郡太守張豐

反彭寵自稱燕王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

虜執無父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

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

得脫身走薊城遂降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斬  
於彭寵寵自稱燕王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斬  
之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  
帝憐奉舊功臣且豐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

帝憐奉舊功臣且豐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

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

即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眾寇猶盛各稱將軍據地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馮異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寇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與兵穀甚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吳漢圍劉永將蘇茂於廣樂大破之

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

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信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引兵

圍之○五月帝還宮是月晦日食○六月大將軍耿

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况以陰降

仲况據陰縣而劉歆孫龔為其

謀王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况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秋七月遣岑彭擊秦豐於鄧破之進圍黎立別遣兵徇江東揚

州平○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

王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蓋延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共立永

子紆為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遣太中大夫來歙使隗囂謂

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

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欽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籍之甚厚

戊

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

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

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推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

六月帝還宮○秋七月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

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

憲聞賁休

以蘭陵降自郟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圍舒

○以侯霸為尚書令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冬十月

帝還宮○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

同里開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

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太傅褒德侯卓茂卒○十二月帝如黎丘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戎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屯陳倉就呂鮪將

丑巳

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它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以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以陳俊為泰山太守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

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二月蘇茂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犇佼彊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

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性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寵卧寐共縛着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

稱寵命收縛奴婢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請闕明旦問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春秋遣使迎上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谷太守耿况還京師封牟平侯○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遣將軍龐萌

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詰已自疑

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  
 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  
 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  
 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  
 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  
 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  
 之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奔蜀彭留屯津鄉  
 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馬駿軍江州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  
 鄉當荆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  
 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  
 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豪傑競逐  
 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  
 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  
 姓名見於圖書前世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

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  
 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  
 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者况今稱帝者數人  
 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  
 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  
 等奉書請洛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  
 於道即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  
 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  
 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  
 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  
 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  
 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朐梁人斬紆以降  
 冬十月帝如魯  
 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



帝勞奔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

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奔度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奔造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免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奔復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奔進軍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各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

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奔於是奔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奔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奔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入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疆尸相屬步還劇尤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

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  
 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  
 奔復追張步步奔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  
 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奔走之大王奈何  
 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  
 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請耿  
 奔軍門肉袒降奔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  
 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  
 封步為安丘侯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為琅邪太  
 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  
 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奔為將凡初起太學帝還  
 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十一月大司徒伏湛  
 視之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十一月大司徒伏湛  
 免以侯霸為大司徒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  
 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  
 遂辭出投十二月盧芳入塞掠據五郡初五原人李  
 効而而去

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  
 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  
 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  
 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  
 侵苦隗囂遣子入侍曰隗囂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  
 北邊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  
 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世無宗周之祚未有高  
 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  
 乃止後又廣置職位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  
 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囂病之而止  
 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  
 使擊蜀以効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  
 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  
 稍紕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欵相善數  
 使欵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言無功德  
 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欵說囂遣子入侍  
 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欵詣闕帝  
 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與  
 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洛陽囂將王元以

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今天水  
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  
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傲猶足以霸囂心然元  
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  
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  
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  
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  
况於萬乘者哉今父疑若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  
孝下愧當世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遊士長  
者稍稍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王莽末交趾諸郡  
閉境自守岑彭素  
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  
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  
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錫光等相率遣  
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  
使貢獻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  
以禮義帝復以死任延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  
嫁娶故嶺南華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  
風始於二守焉

### 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

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  
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  
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  
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上考試圖國  
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  
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  
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  
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  
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  
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  
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  
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  
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於家高平范氏  
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  
大也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  
儼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  
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  
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反是道者難乎免於

亂亡之禍矣。竇融承制以莎車王康為西域大都尉。元帝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庚寅

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復徭役比豐沛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吳漢等諸將還京師

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維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龐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馮異入朝。異治關中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迷不答

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

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蒨亭豆粥李沘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遣耿令與妻子還西

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是公孫述騎都尉平陵

會割有雍州兵疆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器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退欲為西

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

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傑咸歸心於山東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

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

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

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

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  
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然  
邯鄲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兩道與漢中諸將  
合兵并執蜀人及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决  
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  
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之為政苛細察  
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立其兩子為王食健為  
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我士暴露而先王  
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出此大臣皆怨三月述使  
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  
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  
罪惡熟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遣耿  
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  
璽書賜囂喻旨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  
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  
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  
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  
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殺之無  
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  
來遊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

故得免歸 ○五月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諸  
將與戰大敗而還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

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  
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  
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  
減損十置其二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  
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  
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  
之說也 秋九月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  
效更昔積久至長子孫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  
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  
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  
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  
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冬十二月大司

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  
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

積其令郡國收見田隗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  
 之軍諸將之元漢等還也帝詔耿弇軍漆馬異軍柁邑祭遵  
 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柁邑  
 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  
 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不足守者  
 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  
 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  
 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  
 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  
 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  
 馮異擊盧

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竇融遣弟上

書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  
 露長無纖芥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  
 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  
 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  
 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

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請  
 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  
 席封問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籍之甚  
 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  
 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  
 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恚之問改節易圖委成  
 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  
 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  
 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  
 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反聞道猶迷不南  
 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  
 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  
 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  
 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難憂  
 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隗囂降蜀先是隗囂問於班  
 以言獲罪也囂不納且隗囂降蜀先是隗囂問於班  
 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廢興與漢殊異昔  
 乘運迭與在於今日也慮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  
 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王有專

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  
 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  
 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  
 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  
 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  
 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蜀曰生言周漢之執可  
 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  
 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時民復知漢乎處  
 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與於布衣  
 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多亂臣賊子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  
 者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  
 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  
 醢分裂又况公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闔奸天位者序  
 英雄誠知覺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援毋貪不可  
 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蜀不聽馬援聞  
 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又囂發  
 兵反援上書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

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  
 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  
 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  
 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嘗懼海  
 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  
 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因自謂函谷  
 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今國家待春卿  
 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  
 不從真可引領而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  
 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  
 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  
 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  
 萎賤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  
 少味矣援不得久留願賜急報廣竟不答隗囂上疏  
 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  
 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  
 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  
 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欵至汧陽  
 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

全有浩人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  
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  
孫述

卯辛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公孫述  
立隗囂為朔寧王○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

不得言聖見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  
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願陛下屈已從眾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  
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  
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  
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  
傷嚴急故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冬盧芳朔方  
興奏及之

雲中郡降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  
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帝令

領職以杜詩為南陽太守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  
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如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辰壬

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欽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  
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眾皆

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來欽將二千餘人伐山  
開道從番湏回中徑襲

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  
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  
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欽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  
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而  
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  
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湏口王孟塞雞頭道牛  
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  
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城來欽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累月  
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



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  
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  
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  
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  
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昭然可曉帝曰  
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  
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  
與大軍會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  
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以宣告百僚乃  
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  
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從楊廣  
而田奔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欵班坐絕  
席在諸將之右賜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  
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黔布  
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  
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  
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  
融以父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  
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無愷離 頽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

頽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  
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  
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頽川迫近  
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  
憂國可也對曰頽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臣願執銳  
相誼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  
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頽川盜賊悉降寇恂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  
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  
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  
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  
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請純降大兵不戰而  
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  
漢引兵下隴 楊廣死隗囂窮困初帝勅吳漢曰諸郡  
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

漢書卷九十九 通鑑綱目卷九十九

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  
 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及鼓譟  
 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  
 大呼曰百萬之衆方乃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  
 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  
 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  
 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  
 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  
 水隴西復反為囂校尉太原温序為囂將荀宇所獲  
 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  
 節搃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  
 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  
 無令須汗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郎大水  
 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巳癸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  
 領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  
 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  
 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

之望哭哀慟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  
 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慙  
 懼帝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囂病且餓餐糗糒恚憤  
 乃止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公孫述遣兵陷夷  
 趙匡出奔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陵據荆門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  
 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  
 關樓立橫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夏六月吳漢等擊盧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吳漢率  
 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閱堪於高柳匈  
 奴救之漢兵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詔朱祐  
 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遣來歙  
 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谷太守以備匈奴  
 馬援護諸將馮異等屯長安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

為之副欵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  
 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  
 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  
 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  
 也帝然之於是詔秋八月欵率異等討隗純於天水  
 於汧積穀六萬斛

○以牛邯為護羌校尉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比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封陰就為宣恩侯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階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

午甲

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眴眴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十年春正月吳漢等擊盧芳將賈覽破走之○夏征

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秋八月帝如長安

遂至汧隗純將高峻降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

之一歲不叛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

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

穎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

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

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幸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

道平書文堂

道平書文堂

惠

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韓蜀隴右

悉平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先零羌寇金城

來歙擊破之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帝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

橋遂入江關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

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

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

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

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

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

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

橫杆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

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

而旧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

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

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

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

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

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馬驥守之自引

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

未乙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

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公孫述以王

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

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

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

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

十一

十一

能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  
 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  
 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  
 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  
 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  
 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  
 代之歛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帝自將征  
 蜀○秋七月次長安○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  
 延岑走王元以其眾降  
 元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  
 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  
 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  
 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  
 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  
 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統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  
 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

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  
 請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  
 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  
 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  
 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  
 悉降軍至陽鄉王元舉眾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  
 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  
 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  
 哉左右莫敢復言  
 帝還宮○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  
 少隆皆以憂死

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岑彭  
 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

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  
 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印毅王任貴聞彭威信數  
 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  
 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祀之  
 馬成等破河

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  
 先零諸羌數萬人

監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致天水隴西  
 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

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鳩侯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以郭伋為并州牧郭伋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申丙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

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健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論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請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無降意

進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

帝戒

吳漢曰成都十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相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

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  
 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  
 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  
 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  
 克遂軍於其郭中滅宮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  
 攻拔繁郫與吳大司空通罷通欲避權乞骸骨積二  
 漢會於成都 朝請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  
 以成都降蜀地悉平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  
 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  
 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襲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  
 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  
 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  
 冬十一月滅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  
 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  
 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  
 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

屬延岑其夜死明且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  
 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  
 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  
 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  
 行此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  
 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  
 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  
 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  
 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  
 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  
 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  
 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  
 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  
 飲毒而死述耻有殺賢之名遣使弔賜百匹業  
 子翬逃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請亦遣使者以  
 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  
 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  
 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  
 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  
 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

起於后... 進... 三

首付使者迷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  
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  
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馬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  
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譙玄已卒  
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費貽  
任永馬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  
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  
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擊破之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  
恩信竟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  
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  
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  
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  
姓犇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  
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  
者可牀下伏後  
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逼留法○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將兵築亭

障以備之

茂治飛狐道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竇融

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

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既至詣城門上  
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尋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  
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  
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  
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雍

奴侯寇恂卒

十三年春正月大司徒霸卒○詔太官勿受郡國異

味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  
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

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  
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  
門候郵憚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

酉丁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三

仲



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  
 賜憚布百匹貶東 盧芳犇匈奴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  
 門候為參封尉 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  
 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詔  
 諸王皆降為公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  
 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  
 齊公魯王興為魯公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  
 百三十 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  
 七人 ○以韓歆為大司徒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  
 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夏四月至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  
 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  
 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

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  
 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  
 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  
 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  
 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  
 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  
 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  
 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  
 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  
 珍其必先偏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  
 誅譴者胡氏曰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卓茂之徒  
 皆公輔之器宜為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  
 功臣不復任使雖有經國遠猷豈敢自陳耶 以竇  
 融為大司空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  
 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  
 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

畏事拘守道不願其有才能况當傳以連城五月  
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匈奴寇河東

戊戌

十四年莎車都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莎車王

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太中大夫梁

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統請更定律不報

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著為常準

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

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

之法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

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

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

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

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

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亥巳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韓歆好

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

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歌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司馬公曰切直之言非

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

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

明哉有星孛于昴○以歐陽歛為大司徒○二月徙  
邊郡吏民避匈奴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  
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  
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

緣邊兵郡夏四月追謚兄續為齊武公帝感續功業不就撫育二  
 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與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大司徒欽有罪下獄死欽坐前為汝南賊罪千萬下獄欽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欽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

庚

七求代欽死帝竟以戴涉為大司徒○盧芳復入居

高柳○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為漁陽太守大將

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交趾菴冷縣側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與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菴冷交趾刺

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三月晦日食○秋九月河

南尹諸郡守十餘人皆有罪下獄死皆坐度田不實

責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

羣盜起冬十月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郡國羣盜

孫

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  
 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  
 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  
 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異便捐城委守  
 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  
 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  
 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  
 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芳降立以為代王  
 與閔  
 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  
 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  
 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  
 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  
 南及昌平有詔復行五銖錢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  
 止令更朝明歲  
 復行五銖錢  
 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十七年春正月以趙熹為平原太守  
 初懷縣大姓李  
 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  
 為請者數十熹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  
 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  
 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

丑辛

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貫  
 二月晦日食○冬十月  
 出子春遷熹為平原太守

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

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  
 壽稱慶到憚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  
 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憚  
 善怨已量主知我必不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帝  
 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如章陵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  
 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

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十二月  
 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還宮○以莎車王賢為漢大將軍  
 遣使奉獻請都護

帝賜賢西城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  
 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  
 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  
 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

寅壬

國悉服 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阯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屬焉 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南擊交阯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遣吳漢等討之 ○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馬援與徵側徵貳戰大破

之 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夏四月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

帝還宮 ○五月旱 ○盧芳復反犇匈奴 芳自昌平還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 秋七月吳漢拔成都誅史

歆 ○罷州牧置刺史 出塞芳留匈奴中病死

卯癸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五官中郎

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

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胡氏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

平禍亂奮然屈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

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譖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

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 馬援斬徵側徵貳擊

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妖賊單臣傳鎮等

餘黨都陽等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妖賊單

臣等據原武夏四月滅宮破斬之 妖賊單臣傳鎮等

相聚入原武城自 妖賊單臣傳鎮等

相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

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

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撤圍緩賊六月廢皇太子疆

不自安郅憚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

始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

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

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

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

久違之其封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袁

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

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世

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

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

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

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胡氏曰春秋之義

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

借如立貴者疆非后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

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

統則是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帝以太子舅

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

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

與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公鮮于

哀不相好知其有川酒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

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

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為大司馬興固讓曰臣

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苟冒帝遂聽之以沛國

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

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

左中郎將鍾與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與爵

關內侯與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

大功邪與曰臣師少府下恭於

是復封恭而與遂固辭不受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

十萬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

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

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

道守書校室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即宣擊搃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  
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  
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  
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秋九月帝如南頓  
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賜復二歲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  
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  
賜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  
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  
復增一歲

辰甲

二十年春二月還宮○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

司空融坐免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  
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實融五月大

司馬廣平侯吳漢卒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  
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

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  
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

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  
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  
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  
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  
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  
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  
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匈奴寇上黨天水扶風○六月以蔡茂  
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

以為司徒湛辭疾篤不能復徒中山王輔為沛王○

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帝數幸况第賞賜金帛豐盛  
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冬十

以郭况為大鴻臚帝數幸况第賞賜金帛豐盛  
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冬十

二月遣馬援屯襄國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  
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

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  
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

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再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  
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程道援謂黃門郎梁

道子言次堂

通鑑綱目卷九

三

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代郡

尤被烏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

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

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諸謁者分築堡塞

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

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

擊走之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

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冬匈奴寇上谷中

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

山○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莎車王賢

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

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

北邊未服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

而侍子皆還

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丙午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帝如長安祠高廟上陵○二月

還宮○夏五月晦日食○秋九月地震○冬大司空

浮免以杜林為大司空○以劉昆為光祿勳初昆為

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

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

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

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

命書諸策也顧青州蝗○匈奴單于興死子蒲奴立求

和親許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飢疫

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詔罷邊郡亭候招降烏桓烏桓乘

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西域復請

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三

惠



未丁

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易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秋八月大司空林

卒○以玉況為大司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蠻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敗沒尚泝沅水入武

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鬲侯朱祐卒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

為本不存首級之功

中戊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

單于欵塞內附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

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莫鞅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

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濶單于

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

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斬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

唐

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  
 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入部大  
 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永為藩蔽  
 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  
 虛不可許五官中都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  
 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  
 從之於是分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  
 為南北匈奴太守馬成計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怒其老未  
 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  
 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  
 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  
 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  
 惡是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南單于奉藩稱  
 耳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  
 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西巴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遼東徼外貊人

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  
 護偏何使招致異種絡繹欵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  
 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斬匈奴持頭  
 請郡其後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  
 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南單于  
 殺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南單于  
 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南單于遣其弟左賢  
 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干  
 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

修舊三月晦日食○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

印綬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

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

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

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

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  
 政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  
 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樂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  
 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  
 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  
 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  
 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  
 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  
 而得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松由  
 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  
 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  
 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蓋其咽喉充賊自  
 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  
 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  
 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  
 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  
 舒上書當先擊充耀雖難進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  
 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  
 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

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  
 舒言會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  
 軍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  
 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  
 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  
 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與嚴草索相連詰闕請  
 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雲陽  
 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間者南  
 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  
 冒害氣僵死軍事各減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  
 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願  
 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  
 解胡氏曰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泣血帝所親見也而  
 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  
 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  
 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  
 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冬  
 有臣如援而不保令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謁者宗均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効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以領之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甲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

秩於舊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

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

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胡氏曰光武幸南陽宗戚焉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

日復一日敢望許久邪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

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

天祿享國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

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

部塞八十里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

郎將將兵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

衛護之

又轉河東米糒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

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

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

于及闕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於

崔

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

於本土遺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  
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冬徙南單于  
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土乃悔前徙之

居西河美稷人冬南單于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

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

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

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

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

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

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民

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

曰自擊亡虜莫韃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亥辛

二十七年夏大司徒況卒○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

司馬曰太尉○以趙熹為太尉馮勤為司徒○北匈

奴求和親不許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親

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  
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  
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  
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  
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  
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且北狄尚彊而屯兵警備  
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  
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

者壽張侯樊宏卒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

書寫殿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

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

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

人同墳異歲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

張侯無以彰其德且吾

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道子善文公

道子善文公

道子善文公

二十八年春

以魯益東海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疆去

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

賞之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上問趙熹以父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上遂

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

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俠有名江淮間游

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

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

陵折其敗心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

侯邸第時禁周尚疎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

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

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

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

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

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

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

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

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

疆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南王延始就國以

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上大會羣臣問誰可

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

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

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

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

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北匈奴乞和親許之北匈奴遣使貢馬及

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

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勅邊守尉曰匈奴

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

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

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

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

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

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

通鑑綱目卷九

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支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自蠻貊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鞬贖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

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朔日食

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閏月還宮○有星孛于紫宮○

夏大水○膠東侯賈復卒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

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食○蝗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京兆掾第

乙卯 丙辰

甲寅 癸丑

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宮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重親封之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丁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

北郊故事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周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此信圖讖三月司空純卒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六月以馮魴為司空○司徒勤卒○京師醴泉

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

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秋蝗○冬十月以李

訢為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

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十一月晦日食○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



用識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  
 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  
 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  
 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  
 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  
 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  
 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陛下  
 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  
 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  
 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范曄曰桓譚  
 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  
 最差。貴顯世主南單于比死弟莫立。帝遣使齎璽書  
 以此論學悲哉。衣冠及繒絲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崩。帝崩於  
 南宮前。

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愛精  
 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  
 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  
 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  
 平。太尉趙憙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  
 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  
 別。意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  
 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詣入。臨整  
 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  
 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  
 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  
 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  
 主哉。當為秋霜。無為檻羊。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  
 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  
 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太后。○三月葬原陵。○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

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

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

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

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

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

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

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敗沒冬復遣馬武等討之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

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

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

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鄧固

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午戊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

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

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南廂侍衛官皆在

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

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胡氏

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

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

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

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

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于

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

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祔而不重設復奉

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

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清情豈有

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

修明之期乎至治其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元 東海王彊卒

東海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

省疾戊寅彊薨臨終上疏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

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

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

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

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

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等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  
追惟疆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  
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  
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秋七

月馬武等擊羌破之○祭彤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

屯兵遼東太守祭彤使偏裨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讐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

附野無風塵乃好時侯耿弇卒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

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

行養老禮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

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

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

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

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

鮒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

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

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

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

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

子受尚書於桓榮及郎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

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

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既

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

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

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  
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父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  
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  
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  
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  
為侍中胡氏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  
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  
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  
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中  
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也必矣

山王焉就國

以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

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安○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

墓是月還宮

三年春二月太尉憲司徒訢免以郭丹為司徒虞延

為太尉○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后援

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

前母姝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

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

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

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

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糞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

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於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

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

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夏六月有星

孛于天船北○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時天旱尚書僕

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

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

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秋八月晦日食詔曰昔楚莊無災至誠終愛厚之冬十月帝奉皇太后

酉辛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

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

容惟使百姓見其大水

書諫帝覽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為司徒

伏恭為司空○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繚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于寘攻莎車王賢殺之

唯衆不染於辭于寘攻莎車王賢殺之

奪于寘大宛媽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擊之大為休

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

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是歲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

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弟齊黎為莎車王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戌壬

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

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

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  
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  
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冬十月帝如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

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十二月安豐侯竇融卒融年

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陰太后詔  
令六安侯劉翊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  
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  
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  
皆下獄死久之詔還融夫  
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亥癸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詔曰祥

瑞之降  
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  
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四匹九卿二  
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

不為諂  
子蚩也

甲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北

單于求合市許之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以

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

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笮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  
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  
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  
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笮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  
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  
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  
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  
後上聞其  
言追善之

丑乙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虞延為司徒○以吳棠為

通鑑綱目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四

唐

度遼將軍

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

十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

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

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

虎牙營士屯秋大水郡國十月詔聽有罪亡命

者贖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各有

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

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

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

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

為宗貫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

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為佛

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

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

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是月晦日食既

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

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

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以鄭衆為

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軍司馬初鄭衆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

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然雖遣

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

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

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

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

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

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

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折

敢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

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

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

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

趙州府志

通鑑綱目卷九

四十五

寅丙

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  
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  
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詔司

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大有

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借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年○匈奴遣子入學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

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

卯丁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先是廣陵王

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

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

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

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

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

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

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巳帝夏閏四月帝如南陽上幸

歎息是歲二月自自殺國除冬十二月還宮○以丁

帝自御墳麓和之以娛嘉賓

鴻為侍中初陵陽侯丁繡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

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

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

絕不減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蒼與諸王俱來朝月

辰戊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蒼與諸王俱來朝月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

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

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



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巳巳

十二年春哀牢內附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

夏四月修汴渠隄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

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交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

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

令更相澗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為司空

午庚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冬十月晦日食○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

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類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

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

未辛

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

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夏四月以邢穆為司徒

○故楚王英自殺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

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

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各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

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

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

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

道守廷尉



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  
 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耿  
 秉曰昔者匈奴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  
 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  
 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執易乘也今有南  
 單于形執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  
 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  
 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  
 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  
 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  
 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  
 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  
 出屯涼州

癸卯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  
 取伊吾盧地形不見虜而還下獄免卒

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

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大水募士及羌  
 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  
 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  
 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  
 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  
 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地耿秉秦彭  
 擊匈奴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  
 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  
 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關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以  
 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  
 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帝雅重彤方更任  
 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  
 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西域諸國遣  
 子入侍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  
 人不能常久無佗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  
 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

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

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載至是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淮陽王延性乃復通焉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淮陽王延性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姪兄謝弁及姊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弁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是月晦日食○以王敏為司徒○秋七月徙者甚眾

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王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為阜陵王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食二縣

戊申

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  
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虜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

案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  
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  
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北海王睦卒睦少好學光武及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睦上皆愛之嘗遣中  
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  
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  
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  
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司徒敏卒以鮑昱為司徒○白  
其智慮畏慎如此

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  
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  
浪槃木等百餘國  
皆舉種稱臣奉貢  
竇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

更立其故王子忠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  
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

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逆遣吏田慮先  
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  
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  
因其無備遂前切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  
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  
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  
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夏  
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五月百官上壽

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  
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

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  
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  
日策告宗廟仍推恩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  
賜民爵及粟有差

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  
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

出敦煌昆崙塞擊西域乘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  
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

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乘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乘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乘脫帽抱馬足降乘將以詰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已校尉屯前王部

亥乙

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

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擊却之北單于遣左鹿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

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秋八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月帝崩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

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又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太子坦即位尊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冬十月以趙熹為太傅

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

空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西域攻沒都護陳

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

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

道守居敬堂 道監綱目卷九 五十二

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  
攻耿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  
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  
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  
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  
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  
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  
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  
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  
其寡弱力盡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  
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  
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  
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是月晦日食○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

騎校尉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領身交  
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  
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  
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  
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  
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  
日亦遺其在雜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  
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皇  
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大旱  
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資治通鑑綱目第九

昔人傳方正學先生九峯有咏嚴子陵詩云尊賢在遠色治國  
先齊家如何發郭后寵彼陰麗華精粹之高尚如此  
貧賤之安可知矣惟有東山一老宿德之自的相江水今觀通鑑  
嚴光辭帝在建武五年而廢郭立陰則相十七年帝先幸九  
峯時帝未回記載習舊聞而為之且且二虎未三同稱貴人  
郭上未精粹事也



